

清代诗人赵执信研究

盛世变徵

宫泉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诗人赵执信研究

盛世变徵

宫泉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变徵：清代诗人赵执信研究 / 宫泉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ISBN 978 - 7 - 5161 - 0726 - 3

I. ①盛… II. ①宫… III. ①赵执信(1662—1744)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594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乔
责任校对 高婷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93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一曲《长生殿》断送半生名	(1)
第一节 国恤期的“竹肉相喧”	(1)
第二节 势如水火的清初党争	(3)
第三节 南北党争的政治祭品	(9)
第四节 傲岸不屈的磊落人格	(13)
第二章 以同声相引重的交游	(23)
第一节 挚情应缘夙生契	(24)
第二节 所师冯氏，所友冯氏	(31)
第三节 出自桑梓的亲情之谊	(43)
第四节 同是天涯沦落人	(53)
第三章 舅翁与甥婿的是非恩怨	(60)
第一节 舅翁对甥婿的赞许	(60)
第二节 甥婿舅翁的热络互动	(62)
第三节 要向君论雁抗行	(68)
第四章 饴山诗学理论溯源	(77)
第一节 虞山诗学的启蒙价值	(77)
第二节 崇尚比兴的冯班诗学	(91)
第三节 吴乔诗学的意为主将兼及比兴	(102)
第五章 情志为先的饴山诗学	(114)
第一节 诗之中须有人在	(115)
第二节 止乎礼义之性情	(121)
第三节 以意为主，情志优先	(135)
第四节 平地凿空的古诗声调论	(147)

第六章 喜怒哀乐一出己情的诗歌	(154)
第一节 信我历落还崎嵒	(154)
第二节 怜伊在野独鸣秋	(164)
第三节 终觉天心去人远	(175)
第七章 风流放旷、尽态极妍的诗余	(186)
第一节 词体本色的追溯	(186)
第二节 清初词体的风雅嬗变	(192)
第三节 王士禛倚声填词的现实意义	(199)
第四节 饴山诗余的阴柔与阳刚之美	(204)
第八章 雅正风趣的饴山散文	(221)
第一节 文以载道与治的传统理论	(221)
第二节 立意雅正，取材不拘一格	(225)
第三节 情节曲折，风趣横生	(230)
第九章 赵执信行略征考	(235)
参考文献	(256)

第一章

一曲《长生殿》断送半生名

第一节 国恤期的“竹肉相喧”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8月，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与熙攘，美赞盛世休明的弦歌之乐在偌大的京城悄然消失，处处弥漫着铅样沉重的气氛。

种种迹象都昭示着都城正经历不平凡的日子：圣祖孝懿仁皇后，佟佳氏崩。这位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进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病笃，册封皇后，翌日甲辰，便抛下一女，撒手人寰。皇后驾崩，从礼仪上来说，犹如天崩地裂，对子民来说则如丧考妣。按照《大清会典》的律例：“皇后大丧，群臣二十七日除服，百日剃发。京朝官百日不作乐。”谨守律例，取消一切愉悦耳目的娱乐活动，这是普通子民皆有的常识，对这样重大的国事是不能视为等闲、目为儿戏的。

但也有与凝重气氛不和谐的一角，在候选县丞洪昇的京城寓所，融融月色之下，笙瑟齐作，乐声悠扬。唐明皇在道士引导之下，缓步进入月宫与杨玉环相会。想起“缓歌慢舞凝丝竹”的美妙时光，忆及“芙蓉帐暖度春宵”的迷人月夜，两人是欲哭无泪，欲笑无声，不胜感慨。嫦娥仙子摆好酒宴，牛郎织女前来道贺。觥筹交错之际，一身白衣红裙的杨玉环，在霓裳羽衣曲中翩翩起舞。婀娜的腰肢，轻盈的脚步，舞动的长裙，飘逸的水袖。这是洪昇寓所上演《长生殿》的一幕。洪昇和他的朋友们沉浸在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缠绵情意中，陶醉在美妙的欣赏中。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他是这次观演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多年之后在其诗《与史生升衢对酒京师旧事》中，回忆起国丧期间他们观演《长生殿》的情景时，写道：

竹肉相喧沸华馆，枚马金张坐中满。周郎从道恋红牙，阮籍由来少

青眼。广寒乐罢天未明，墙阴黄犬为人声。

《长生殿》演出成功的喜悦，使他们全然忘却了院外那凝重的气氛，忘却了他们应该恪守的清规戒律。

做了二十年太学生，十余年旅食京华，未获一官半职的洪昇，“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长生殿》。较七十年之后出生的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洪昇的辛苦是毫不逊色。《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长生殿》这个宁馨儿则不仅凝结着洪昇的血汗和青春，也汇聚了他文人朋友的辛苦和期望。其好友赵执信、毛玉斯、徐麟、吴舒凫等在《长生殿》的立意、结构、词语、曲调方面，都曾给他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见解。

《长生殿》中前一折和后一折的宫调从不重复，对北曲、南曲的运用也细致妥帖，音律方面的成就备受曲家的推崇，主因是洪昇精通音律，而当时专门研究音律的徐麟对《长生殿》的订正也功不可没。赵执信“至都门，值《长生殿》初成，因为点定数折”^①。赵执信自己在《怀旧集》中还说：“（洪昇）以填词显，颇依傍前人，其音律谐适，利于歌喉。最后为《长生殿》传奇，甚有名，余实助成之”^②。黄叔琳也说：“钱塘洪昉思，新撰《长生殿》传奇，就质于先生，先生赞成之”^③。洪昇与赵执信脾性相投，故能惺惺相惜。赵执信说洪昇是“常不满人，也不满于人”。徐麟在《长生殿·序》中说洪昇“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赵执信也是“俯视侪辈，少可多否，操觚家无足当意者”^④。对赵执信的建议洪昇是愿意虚心接纳的，赵执信也乐于“助成之”。“所演《长生殿》传奇初成，置酒大会，名流毕集”^⑤，他们漠视了“时尚在国恤”。在被革职八年后，赵执信于广州听歌，还写了一首《听歌口占》：“牢落周郎发兴新，管弦闲对自由身。早知才地宜江海，不道清歌误却人。”他有感而发，认为在京城连听歌的自由都没有，就因为观看《长生殿》，误却终身。由此看来，他似乎对此事还未完全自省到清醒。曹寅《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宫赞》曰：“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忧患

① 焦循：《剧说》卷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第154页。

② 《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23页。

③ 同上书，第652页。

④ 同上书，第656页。

⑤ 同上。

成。礼法世难拘阮籍，穷愁天欲厚虞卿。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①曹寅所说的“称心岁月荒唐过”和“礼法世难拘阮籍”，道出了赵执信和洪昉思在春风得意时的狂妄，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一夜喜悦，彻底断送了右春坊右赞善赵执信灿若锦花的前程。洪昇也因此被革去学籍，放浪潦倒后半生。

对此事件，《康熙起居注》记载：

（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十月）初十日癸酉。辰时，上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梁清标、徐元文，学士凯音布、朱都纳、彭孙遹、迈图、郭世隆、西安、顾沅、博济、王国昌以折本请旨：吏部题复，给事中黄六鸿所参赞善赵执信、候补知府翁世庸等，值皇后之丧未滿百日，即在候选县丞洪昇寓所，与书办同席观剧饮酒，大玷官箴，俱应革职。其所参候补侍讲学士朱典常斗马吊，并无实据，应毋庸议。上曰：“赵执信着革职。朱典问伊衙门学士等，据云人品学问俱属平常，着休致回籍。”^②

这就是清初轰动朝野的《长生殿》事件，它在湍急的政治漩涡中激起滔天巨浪，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陷入此事件的官员，据柳应奎的《柳南随笔》记载：“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主要有赵执信、洪昇、朱典、翁世庸、李澄中、徐胜力、陈奕培、史金畴等，最著名的就是赵执信、洪昇、查慎行。

第二节 势如水火的清初党争

《长生殿》事件发生于清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人心惶惶，个个自危。它深层的脉络是政治上的对立，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交锋，也就是清初水火不容的党派之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③清初的党争是顺承明代传统而来的，无论哪派文人，一旦陷入党争，都是意气用事，泯灭大是大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至圣先师的政治标准来看，他们都失去了君子的风

① 沈德潜：《历代诗歌别裁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0页。

② 《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06页。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页。

范，成为追名逐利的政治投机者。满族贵族入主中原，起始采取以汉人治汉人的政策，汉人得以重用。顺治遗诏曾说：

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①

汉人范文程、金之俊、洪承畴都进入清内阁。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的汉人官员，一方面勾结满洲贵族，树旗结盟，寻找靠山；另一方面培植党羽，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顺治时，党争的著名人物是冯铨和陈名夏。冯铨是涿州人，他所任用的都是北方人，是魏忠贤启用的官员，是魏党余孽；陈名夏是溧阳人，他所重用的是南方人，多为东林党的后裔。而魏党和东林党在明末就势不两立，这种传统的政治斗争延续到清初，就成为清初的南北党争。

《清史列传·冯铨传》云：

顺治十一年正月，（冯铨）与大学士陈名夏等合疏荐原任少詹事王崇简、巡按御史郝洛、给事中向玉轩、中书宋征璧、知县李人龙可擢任。前明翰林杨廷鉴、宋之绳、吴伟业、方拱乾、中书陈士本、知县黄国琦可补用。

陈名夏所任用的陈之遴、宋征璧、吴伟业都是南方社局中人。清初，南方社局中的士人得到科名，政治上得以新生。冯铨和陈名夏能够授以重任是因为卖主求荣，投靠清贵族多尔衮，但在同一主子下，他们意见相左，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清史列传·冯铨传》载：

铨奏曰：“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者，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上是其言，仍授弘文院大学士。

冯铨的高论是文人无行的翻版与清初政治形势的结合。清初北方地区的多数汉人已经默默顺承了历史的安排，自觉接受异族的统治，而南方却不时燃起反抗的烽火。自从1684年荆襄十三家军和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农民军以

^①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2页。

及郑成功的部队，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南方众多文人参与其中。“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就是当朝对南方文人反抗行为的政治报复。所以冯铨的高论得到了顺治帝的认可，这为冯党反对排斥陈党增加了政治筹码。

多尔袞身败名裂，御史张煊弹劾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列举了陈名夏十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依附邪党。此时的吏部尚书谭泰公开袒护陈名夏，认为张煊列举的十大罪状多有失实之处，结果张煊以诬陷罪被处死。顺治十一年（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又一次弹劾陈名夏结党营私，这次陈名夏未能像上次那样幸运，躲过一劫，结果被处以绞刑。冯铨失去了政治对手，得以顺利地进入内阁，南方士人在政治上处于守势，无力与北人抗衡。

康熙时，在处理完四大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后，满族大臣在内阁中又出现了索额图和明珠两党，他们把持朝政，培植党羽。《清史稿·明珠传》载：

（明珠）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于朝士独亲李光地。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荐汤斌傅皇太子，即以倾斌。

李光地开始投靠索额图，索额图也“于朝士独亲李光地”，在皇太子胤初失宠被废后，索额图亦因之失势获罪，被囚之幽所，抑郁而死，李光地随后趋附明珠。投靠明珠之门的汉人官员还有徐乾学、熊赐履、高士奇、余国柱。

在政治上，面对共同的政敌，徐乾学与谦和礼士、重义轻财的明珠坚定地站在一起，结成攻守同盟，抗衡“怙权贪纵”的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索额图。索额图死后，明珠与徐乾学由政治盟友反目成仇，分为两党，明珠与尚书科尔坤、余国柱、佛伦为一党，徐乾学则与高士奇等结盟，“时有南北党之目，互相抨击”^①。

徐乾学、熊赐履、高士奇、李光地都是清初大名鼎鼎的道学名家，然而，他们谄媚满族大臣，内部互相倾轧，工于心计，口是心非。让人们看到

^①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008页。

了他们作为道学家在人格上的破产。康熙帝对此了如指掌，他就曾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所以康熙帝鄙视地说：“蛮子那有一个好人？”^①

高士奇出身微贱，不得志时，流落北京，在报国寺靠卖字为生。祖泽深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就把他推荐到索额图奴才的门下作客，后来这个奴才又把他推荐给索额图，此时索额图正得幸于康熙。然而，高士奇发达之后，却对索额图予以倾害。汪景祺《西征随笔》载：

高文恪之与索额图，固有德而无怨者也。索额图死于宗人府，籍没资财，全家受祸，皆高为之。索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待士大夫尚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高方苦饥寒，得遇权相，拜跪惟谨，殊以为荣。后高受知先帝，洊历显官，而见索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高遂顿忘旧恩，而思剗刃于其腹中。癸酉年高随驾北上，时高已叛索而比明珠矣。……高始也因索以得官，旋合明珠倾索，又合徐以倾明，又合明、王以倾徐。市井小人，出自粪土，致身轩冕，乌知所谓礼义廉耻者哉？

这些所谓的道学名家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感恩意识，在他们的追求中永远是名利高于一切。

李光地和陈梦雷互讦事件，也揭示了这些道学家见利忘义的本来面目。陈梦雷与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两人请假归省，正遇到耿精忠在福建发动叛乱，两人都投降了耿精忠。后陈梦雷与李光地“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帅之庸暗，与夫虚实之形，间谍之计，聚米画灰，靡不备悉”。将耿精忠叛军详情制成蜡丸，由李光地赴京告密。陈梦雷分别之时，叮咛李光地：“他日幸见天日，我之功成则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述我之功。倘时命相左，郁郁抱恨以终，后死者当笔之于书，使天下后世知国家养士三十余年，海滨万里外，犹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② 他们二人设计得利尽归己，无论哪一方胜利，他们两人只会得到，不会失去。蜡丸书信寄到北京，李光地只写了自己的名字。叛乱平定，李光地得到康熙的宠信，陈梦雷却成为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局外人。后来陈梦雷被捕，李光地也没有真心实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3，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陈梦雷：《松鹤山房集》，清康熙刊本。

意的施以援手。陈梦雷在《与李厚庵绝交书》中悲愤的质问：“夫酌清泉者必惜巨源，荫巨枝者必护其根，年兄当此清夜自省，宜如何报德也。乃功高不赏，但思抑不孝（陈梦雷）以掩往事之愆。”此时的李光地忙于自保，欲与陈梦雷彻底脱净关系，卖友求荣，怎能做到“清夜自省”。陈梦雷愤而依附徐乾学，在李光地回籍时，徐乾学就参劾李光地，说他推荐德格勒掌院库私抹《起居注》。幸而李光地因为太皇太后丧事回京奔丧，才没有被徐乾学把官参掉。

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记载了徐乾学倾害汤斌一事，正可谓五十步笑百步，让人目睹了道学家的阴险。《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五载：

汤之入也，上意甚重之，北门（明珠）、大冶（余国治）知徐东海与之为难。上意方向东海之学问，因内召汤以挡徐。汤为大冶同年，又外不甚露锋芒如魏环溪，故二君欲借一用。徐恐出己上，遂必挤之下石，即发动海关事。值廷议，东海先语汤云：“今日之事，苏州数百万生灵悬于老公祖，主此议者非老公祖而谁？”汤云：“某已进来，何力之有。”徐曰：“虽然，老公祖皇上倚重，又新在地方上来，知此事之切者莫如老公祖，合郡生灵敬以相属。”及廷议，徐却不言。梁真定天真烂漫，即发此论，“汤老先生宜主此议”。汤遂云：“与民争利的事，岂有与地方有益的，但只得其人还好，若不得其人，四处巡拦，害民无穷。”回奏，大家含糊，也不入此一段言语，不过是闲论语。东海入南书房，即增饰此段话，入在皇上耳，谓汤言此事民甚劳苦。上召明公云：“汤某是道学，如何亦两口。彼进京时，予问以海关事，彼云无害，今日九卿议，如何又说害民，你问他。”汤被传问，在途，大冶附耳云：“有人害年兄，到阁可只伸说，得其人便无害语。”汤如其言以对，明公即云：“我晓得了，是了，公请回。”时予正为内阁学士也。明又将此语修饰回奏，上以为是，大怒东海，着人切责云：“都是汝苏州乡绅欲做买卖，恐添一关于己不便，上牟公家之利，下渔小民之利，死不肯设此。而又赖汤斌说害民，汤斌何尝有此语？他说得其人便无害，元是，天下何事不是不得其人便有害。”徐健庵绝不慌，言：“汤如何赖得，九卿实共闻之，不然，可问梁清标。若此语是臣造的，难道他在苏州出告示安慰百姓，上有钐的印，也是臣造的不成？”上问云：“告示何在？”健庵云：“臣家就有。”上云：“你明日带告示来。”明日果将此送进，上大怒云：“原来假道学是如此，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

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彼时满洲詹事府是尹泰，上即命尹泰传旨责问：“你是大臣，你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我依部议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我未必就把你问罪。古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何遽不言，卸过于我，而云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将谓我无心爱民耶？”汤彼时还可解说，汤讷于言，只磕头谢罪而已。此事由南书房转奏，北门、大冶皆不知。徐又向汤云：“此告示是大冶拿进，北门宛平不相容。”而他为之愤愤不平，涕泪交流，一日一遍去安慰潜庵，汤至死不知其由东海也。……汤既死，健庵又激郭华野（琇）为汤报仇，华野乃汤荐举门生也。

徐乾学的政治手段就是抹黑对手，无事生非，将对手的无事变为有事，小事化为大事，大事变为罪责，以至于身败名裂。他暗里算计对手，明里还送去安慰，真正的口蜜腹剑，害人手段令人咋舌。

从种种记载来看，康熙时期，满洲大臣里面有索额图党、明珠党；汉人大臣里，有李光地党，有徐乾学、高士奇党，有熊赐履党。索额图被高士奇倾害，郭琇将明珠弹劾，改为内大臣，不再重用。郭琇还弹劾高士奇与王鸿绪表里为奸，结党营私，被休致回籍。康熙帝认为：“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议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①重臣如此倾轧，词臣人微言轻，就处处遭人排挤。朱彝尊和高士奇位置不相上下，高士奇却处处难为朱彝尊。《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五云：

一日（高士奇）语予曰：“如此等辈，岂独不可近君，连翰林如何做得？”予曰：“如此等人，做不得翰林，还有何人可做？次耕略轻些，至朱锡鬯还是老成人。”高往年还在监中考，为吾所取，称老师，是日便无复师生礼，忿然作色曰：“什么老成人？”将手炉掷地，大声说：“似此等还说他是老成人，我断不饶他。”

朱锡鬯不久就被徐乾学以“毫无所知，动不得笔，而人又轻躁”弹劾，遭休职。潘次耕也被徐乾学所参。因此，像赵执信年轻狂妄之辈遭到徐乾学兄弟的排挤，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他还犯了大忌，给政敌留下了一抓就灵

^①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94页。

的把柄。

第三节 南北党争的政治祭品

《长生殿》事件何以发生？就因为“清歌误却人”？

关于事件起因众说纷纭：有给事中黄六鸿挟怨报复说；有《长生殿》触怒世祖，使圣心勃然大怒说。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载：

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送名士。至官赞赵秋谷执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壁谢。”黄遂衔之刺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仁庙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昇编管山西。

实际上，此时的清世祖玄烨正陶醉于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中，其胸襟和气度也容得下臣下偶尔借古人抒发一下难言的感慨。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三藩之乱”持续了八年之久，撼动了清朝的半壁江山，给清政府带来了极大麻烦。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王师进围云南城……贼不能抵抗，吴世璠自杀。诏戮其尸，传首京师。伪相国方光琛等伏诛，余党悉降，云南平”^①。

武功浩荡，文治告成。几乎与平定三藩同时，神韵诗派盟主王士禛升迁为国子监祭酒，神韵诗风弥漫当时整个诗坛。王士禛的神韵诗风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清朝皇权统治的需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清初原本郁勃横放的诗坛风气，引领了与盛世相符的诗歌风尚。陈维崧在《王阮亭诗集序》说：

五六十年以来，先民之比兴尽矣！幻渺者调既杂于商角，而亢戾者声直中夫鞞铎，淫哇嚆杀，弹之而不成声。夫青丝白马之祸，岂侯景、任约诸人为之乎？抑王褒、庾信之徒兆之矣！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吾闻君子欲观世，故先审土风；故大夫作赋，公子观乐，矚叟所掌，盖其慎之。今值国家改玉之日，郊祀宴飨，次第举行；饮食男女，各言其欲。识者以为风俗醇厚，旦夕可致，而一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12，齐鲁书社2005年版。

二士女尚忧家室之未靖，悯衣食之不给焉。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曰：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①

王士禛以“绝世风流润太平”，“清庙之瑟，神听和平”之时，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还未触动康熙帝的敏感神经。事实上，《长生殿》事件之后，《长生殿》一直是弦歌不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江宁织造曹寅在洪昇去世之前，尚力邀洪昇到江宁，指导演出《长生殿》。曹寅与康熙为奶兄奶弟，若《长生殿》果真惹得龙颜大怒，曹寅断不敢与康熙对着干。他从小生活于政治旋涡中，耳濡目染，他还是有这点政治觉悟的。因此《长生殿》事件起因因为惹怒康熙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长生殿》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清初激烈的党争。陈友琴在《从赵执信的诗风说到他的诗论》中说：“赵执信因看戏被罢官案情复杂，牵涉到徐乾学和明珠、余国柱的派系斗争，赵不幸作了党争的牺牲。他的《感事二首》、《怀旧诗》小序和《上元观演长生殿剧十绝句》的自注，以及同时人的其他作品可以作证。”^② 陈友琴认为《感事二首》表达了赵执信对徐乾学的不满，《感事二首》写道：

碧山胜赏事全非，谁向西州泪满衣。解识贵官能续命，可怜疏傅枉知机。

戟矜底事各纷纷，万事秋风卷乱云。谁信武安成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

这两首诗写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徐乾学去世时，指责徐乾学少恩寡惠，排斥异己，害人先死，透出了徐乾学操纵《长生殿》事件，策动派系斗争的真相。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卷六赵执信《感事》诗加按语时说：“二诗感于徐元文之死而作，几于毒骂。知执信被劾罢官，殆为徐氏兄弟所陷也。”这种说法是较为近于实际的。赵执信在《翰林院编修文林郎鹿关田君墓志并铭》云：“君（鹿关）之始归未几，而馆阁多故，词臣斥逐者岁数十人，至于今，奉职弥艰，得罪恒不测，如余不才，终废。”鹿关

^① 《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39页。

^② 陈友琴：《长短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即田需，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进入翰林院，九年后退官。徐元文则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也就是鹿关去职的第二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上任伊始，就遇到洪昇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事件。《长生殿》事件南北党争是主因，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仅为导火索。查慎行虽为南人，却属于明珠政治圈子中人物。康熙丙寅（1688年）冬，偶然的一次相遇，查慎行结识了当时的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明珠父子，“故人吴汉槎歿后二月，有以不肖姓名达于明相国左右者，遂延致门馆，令子若孙受业”^①。由于友人顾贞观的介绍，查慎行以纳兰性德弟弟揆叙师傅的身份，进入了烜赫一时的权相明珠的政治圈子，从此自己的政治命运、仕途升沉与纳兰氏紧紧联系在一起。《长生殿》事件使他难逃一劫。

据当时的记载，事件发生是由于赵执信的自傲狂妄，被人利用国恤期间观演戏剧作为由头，予以告发。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云：

赵秋谷先生以演《长生殿》罢官，剧本虽洪昉思撰，而秋谷改定处特妙。劾之者为礼科给事中黄某，即著《福惠全书》者，前官山东鄆城令有声。相传黄入都以土物及诗集馈秋谷，秋谷回帖云：“土物拜登，大集敬璧。”因是衔之入骨，盖修报也。里居时，尝见其奏疏，牵引多人，且有书办溷杂。末云：“臣在礼言礼，于诸人宿无嫌怨。”其中多有名士。都人有口号云：“国服虽除未免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剧《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弹劾赵执信的礼科给事中黄某就是黄六鸿，戴璐在《藤荫杂记》中对此事作了更详细的记录，“赵秋谷执信去官，查他山慎行被议，人皆知于国忌日同观洪昉思昇新填《长生殿》。昉思颠蹶终身，他山改名应举，秋谷一蹶不振。……近于吏科见黄六鸿原奏，尚有侍读学士朱典、侍讲李澄中、台湾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无查名，不知何以牵及。又传黄以知县行取入都，以诗稿土宜送赵，答刺：‘土宜拜登，大稿璧谢。’因之挟嫌讦奏。黄有《福惠全书》，坊间盛行，初仕者奉为金针。李字渭清，己未鸿博，与毛朱倡和，世无知其被论。何也？”^② 彼时，黄六鸿应该算是仕途名人，因为

^①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戴璐：《藤荫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他的《福惠全书》坊间盛行，被初仕者奉为金针。赵执信对此也应该有所了解，以意逆志，他肯定将黄六鸿判为利禄之徒。言为心声，如此利禄之徒的诗稿能言何志？对仕途顺利、志得意满的赵执信来说，是从骨子里瞧不起这种小人的。

赵执信在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年）中秀才，时年十四岁；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年）中第二名举人，时年十七岁；十八年己未（1679年），中会试第六名，殿试二甲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年十八岁。二十三岁任山西乡试正考官；二十五岁晋升为右春坊右赞善。《清史列传》云：

是时方征鸿博之士，绩学雄文者麋集羣下，执信往来其间，倾倒座人。尤为陈维崧、朱彝尊、毛奇龄所引重，订忘年交。

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赵执信所结交者皆为京师精英名士，黄六鸿与这些名士相比，只能算是白丁一个。我们看看赵执信对其不欣赏的人的态度，就能理解黄六鸿为何感到被赵执信蔑视和侮辱。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说：

江都汪主事蛟门，王门高足也，内倔强。阮翁适得浯溪摩崖碑，蛟门亟为四十韵以呈，阮翁赞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览其起句曰：杨家姊妹颇妖狐。遽掷之地。曰：咏中兴而推原天宝治乱之由，虽百韵可矣，更堪作尔语乎？阮翁为之失色者久之。

王懋麟为王士禛的得意门生，也是当时颇有成就的诗人，赵执信不留情面地对其诗作大加挞伐，并不畏阮翁失色，显示了赵执信的狂傲性格。所以他对黄六鸿的庸俗诗稿予以“璧谢”，应该还算客气。但这却深深刺伤了黄六鸿的自尊，尽管黄六鸿自我表白告发赵执信是公事公办，“臣在礼言礼，于诸人宿无嫌怨”，不掺杂个人私念。这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他的出于公心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黄六鸿是否被徐乾学一党所利用，尚无确凿证据。但从常理来说，一个小小知县能在上层统治集团掀起如此狂浪，被处理者五十几人，没有上层权势人物的支持是很难办到的。黄六鸿能写出被初仕者奉为金针的《福惠全书》，说明他是一个谙熟官场内情、八面玲珑的人，他不可能完全出自个人恩怨，不计后果地将五十几人一本参倒。